客从何处来

——听大咖张卫东讲深圳客家文化

■文/图 深圳侨报记者 石小利

大咖简介

张卫东，曾任深圳大学文学院中文系教授，深圳大学客家研究所所长。现任世界汉语教育史研究学会理事、副会长，中国音韵学会理事，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客家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196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汉语专业并留校任教、读研，1982年获文学硕士学位。1983年调至深圳大学。1988年12月创建“深圳客家研究会”（全国第一个客家学民间学术研究机构）并任会长，2006年获准成立“深圳大学客家研究所”并任所长。

主要论著有《客家研究（第一集）》（与王洪友共同主编）、《客家文化》（季羡林等主编《神州文化集成丛书》之一），主要论文有《论客家研究的几个基本问题》（与刘丽川合作）、《再论客家民系形成年代的语言学推断》、《论深圳龙岗客家文化特色》等60余篇。

客从何处来？从那浩浩荡荡的迁徙历史，从那鲜活变化的客家方言，从那传奇现实的客家建筑……千百年来，客家文化随着客家人的迁徙被播撒、孕育、充实和传扬，步步锤炼，历久弥新，映射着华夏民族的顽强坚韧和中华文化的璀璨光芒。

我们所在的这座城市，究竟有着怎样的客家渊源？龙岗的客家建筑又有什么样的特点？近日，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学勤书院协同客属联谊会邀请到了原深圳大学中文系教授、现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客家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张卫东，为大家拨开那“客从何处来”的历史烟云。

处处为客处处家 先民五次大迁徙

梁文道先生曾在他的《味道之第一宗罪》中这样夸耀：“食物和人一样，不断移民、变化、落地生根；其实所有食物都是客家菜，所有人都是客家人。”

张卫东先为大家讲述客家民系的迁徙史。从冲出魏晋兵荒马乱的第一步始，客家人的万里迁徙便注定会在历史的硝烟中绵亘为一支源远瑰丽的中华文脉。无论是古朴沉淀的客家民居，还是咸香软糯的客家饮食，腔韵有致的客家方言，甚至舞蹈音乐，民俗工艺，客家文化一直以那率性的唱腔传颂着生生不息的执着信念。

魏晋时期，“八王之乱”的悲怆唏嘘和“五胡乱华”的汹汹来势，中原百姓被战火流放，“衣冠南渡”，不胜仓皇。唐朝之末，南诏入侵，黄巢造反，王潮入闽，客家先民在乱世悲歌中无奈离开江淮，继续南迁。其近者已达赣东、赣南、福建，远者则之于“惠，嘉，韶”等地。然而历史的震荡未止于此，南宋元初，元金入侵，铁蹄铮铮，山河破碎，在一片混乱之中，客家先民一路颠沛流离，南行至粤东各处，经过三次大迁徙，又经过百年磨砺，最终在明朝中叶，形成了客家民系。

客家民系形成后，又经历了两次大迁徙。清初，“湖广填川”、“迁海复界”等政令，打破了客家人的安稳栖居，在无声的眷念悲凉中，客家人又一次背井离乡，入广东，进台湾，下南洋。接着，晚清时期的“咸同土客大械斗”与太平天国起义又让客家人从珠江三角向广东南路、海南岛、广西乃至海外迁移。从中原一隅到世界各地，客家人如今遍布中国的广东、福建、江西、广西、四川、台湾等省份，甚至远及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老挝、柬埔寨、新加坡、泰国等国。

这个移民大潮持续到嘉庆年间，形成了深圳客家诸大姓：龙岗罗、坑梓黄、坪山曾、坪地萧、横岗何等姓氏。复界后，深圳民系便形成了“西广府、东客家、沿海是蜑家”的居住格局。因地理位置的关系，客家移民先以惠东、龙岗、香港为集中居住区，后逐渐向西部龙华、观澜、石岩诸镇发展，形成“滨海客家”发展最好的一支。

生生为客声声韵 代代为客代代居

客家话，是古代汉语的活化石。

从隋朝的切韵到宋朝的广韵，从明初的洪武正韵到明末的交泰韵，客家话将每一段历史，每一次迁徙细心收藏。无论是“咸、山二摄”，还是“深、真二摄”，客家话计较着每一处音调，一丝不苟地打磨每一份客家印记，还有一首首灵动非凡的客家童谣——“月光光，秀才郎，骑白马，过莲塘，莲塘背，种韭菜，韭菜花，结亲家，亲家门前一肚塘，放的鲤鱼八尺长……”

这些广泛流传在粤闽赣客家地区的童谣，纵使不同版本不同声调也不知作者不知源起，却经过一代代的唱和增减，将先民的刀耕火种开山拓野和客家的故土人伦礼仪教化传唱进每一位客家人心中。

此外，在文化传承发展上，“滨海客家”一直坚持耕读文化传统，同时解放思想，突破传统，大力发展工商业，淡泊神灵，不拘旧礼，易风易俗，积极进取。张卫东认为“滨海客家”不仅仅是传统客家地理位置的前置，亦是观念上的解放进取，代表着“中国客家史”的一个新阶段。

“月池、禾坪、横屋、祠堂、天井、天街，这些都是客家围龙屋建筑的几大要素，它们呈中轴对称样式分布。”张卫东给大家展示了在龙岗拍摄的客家民居——鹤湖新居的图片，“聚族于斯，体现了客家人聚族而居、居祠合一的居住理念。”

客家建筑虽种类繁多，形式各异，但却始终应和着客家人的淳朴智慧，内敛稳重。无论是墙厚檐高的客家排屋，巧妙规整的客家围屋还是气势非凡的福建土楼，每一种客家民居在突出防御外敌的军事意图的同时总不忘日常起居的便利舒心与其乐融融。这既是与颠沛动乱的妥协，也是客家人倔强生活的写照。